

高麗大藏經



线装書局

韓國海印寺藏原本

# 高麗大藏經

綫裝書局影印

# 第四一冊目次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五十卷(二) 唐義淨譯 ······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二十卷 唐義淨譯 ······

一  
一六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四十卷 唐義淨譯 ······

三三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十卷 唐義淨譯 ······

六四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二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衆不差執教授苾芻尼學處第十一之三

尔時諸苾芻見如上事咸復生疑重

白佛言世尊何意愚路苾芻因少教

誠自發正勤於生死中速能出離證

得究竟安隱涅槃世尊告曰汝等當

知愚路苾芻非但今日因少教誠而

能證悟於過去時亦因少教自發正

勤得大富貴安樂而住汝等應聽乃

徃古昔於某聚落有一長者大富多

財受用豐足娶妻未久便生一子容

貌端正廣說如前告其婦曰賢首吾

今有子費用屢多欲往海中求覓珍

寶妻言隨意長者便念我若多留財

物與婦人者此必驕奢恐造非法遂

便少與於此聚落有一商主是其知

識持餘財貨皆悉寄之告云今欲經

求還期未卜我婦若於衣食有乏當

可給濟即持財貨入于大海遭風破

船死而不歸被寄之人不為存念時

長者婦假親族力及自營為養育

其子年漸長大問其母曰我之父祖

作何生業得存家道母作是念我若

報云入海興易或恐此子亦往海中

遭難不還我受孤苦遂即報女汝之

祖父於此興易以為活命子白母曰

可與錢財我學興易母告之曰我於

何處得有錢財但假宗親貧力養汝

更無餘物遂汝所求然某甲商主是

汝之父故舊知識可從覓物隨意經

營其子聞已詣商主處時商主家

有人取錢三返失利彼正瞋責求入

無因其家婢使持糞掃出中有死鼠

俱欲棄之長者懷恨告取錢人汝今

知不世間有人解求利者能因此婢

所棄之鼠產紫金盈彼長者子遙聞

是說便作斯念此大商主終不虛言

豈不由此死鼠能得富樂即隨婢使

觀其住止婢以糞鼠棄于坑內童子

取鼠詣大市中見有飢貓繫頸於柱

以鼠示之彼貓見鼠遂便跳跡是時

貓主告童子曰可與死鼠童子報曰

豈以空言便見他物若酬價直我當

是時童子留鼠取豆便於凡上熬之  
令熟即作是念我若盡食本物全無  
遂以衣裾裹豆瓶持冷水出向村外  
於賣樵人停息之處待彼歸還時賣  
樵者日晚俱至童子見來報言大兄  
時既炎暑可且停息時賣樵人即便  
暫止童子遂將熟豆行與諸人授以  
冷水諸人問曰小弟汝欲何去答曰  
我欲取樵報言我旦出城今始來至  
汝今若去喬暮不還徒事艱辛必无  
所獲時彼諸人各減一樵持以相惠童  
子得樵合為一搭詣市貿之所得貝  
齒並買豌豆悉皆熟熟瓶持冷水還  
之舊處以待樵人諸人既來同前分  
布樵人見喜云頰蘇息報言汝當日  
日於此相看我等入各剩持一樵以  
酬勞直童子緣此遂多獲利是時童  
子報諸人曰兄等持柴勿向市賣怒  
積我舍我為賣之計束酬價諸人許  
可與柴取直後於吳時遇天陰雨霖  
過七日柴價增高更多得利童子自  
念我雖獲利終非久長賣柴為活人  
所輕賤即買諸雜物自為小鋪獲利

轉多復作是念此之雜物商人所耻便置奇鋪依價而賣倍獲多錢復更思惟此無大用便設金鋪得利甚映蔽諸鋪商人嫉之便與施号名鼠金鋪主映奪我等交易不成我等宜商共至其所激令入海多求寶物致令因此死而不歸即俱近鋪邊聞語聲屢共為議曰君等知不觀諸世間不紹繼人所為日退辭如有人先時乘象後便乘馬乘馬乘輿復更乘輿步涉而行此鼠金鋪主亦復如是自祖父已來皆入大海求好珍寶自濟清人遠近稱歎此兒今日不自存立聞小金鋪貞齒文閔辛告求生誠哉可念彼聞此語便問諸人君等向米談論何事諸人具以事答聞是語已雖然歸家問其母曰我之祖父曾入大海求覓珍寶為富商主耶母作是念豈非此子他處聞知今我不應自作欺誑宜當依實以事告之汝乃祖乃父皆入海中為大商主人共稱歎白母言我今亦欲往海洲求覓珍寶

母曰汝不須去不久更白母知汝正遂不遮止見母許已即今遙告城邑諸君若有欲入大海求珍寶者應隨金鋪主不輸稅物安隱去還入海之貨當可預辦時有五百商人聞告今已各辨海物併望行期時鼠金商主卜問良辰為吉祥事遂共諸人將諸貨物車馬擔運往適海濱既至海已諸興易人望海生怖咸有退意不欲昇舶尔時商主恐人盡歸告施師曰仁可以實報知海中珍貨之物施師即便告諸人曰汝贍部洲人各應善聽此大海中多有奇貨珍玩之物所謂未足真珠大流瑠璃珊瑚貝玉金銀赤珠右旋妙玉眾寶非一汝等若能入大海中得此寶者自於一形歡樂受用父母妻子親族知識及諸童僕无辛苦者於時時間志能給施猶如駁雲一翥而去志皆安隱得至告令已便拔沉石長風鼓扇大舶趁波已下船者多其船遂便輕重合度三告令已便拔沉石長風鼓扇大舶趁波猶如駁雲一翥而去志皆安隱得至寶洲施師告曰贍部洲中所有商客皆志湏知此之寶洲多假琉璃與真寶相似仁等應可善為試驗方可持之勿至本鄉方生悔恨又此寶洲有鳴鶴羅刹依止而住若見人時作諸方便出柔軟語詣誑於人遂令君等喪失身命又此洲中多是醉果人若食者於七日中不能醒覺仁等湏知可為警慎又此洲處多有非人依止

今者如何更令下船即告施師曰汝今宣可說大海中過患之事是時施師聞商主語即便以實告諸人曰贍部洲人汝等當聽此大海中有大怖畏所謂摩竭大魚吞舟吐浪洪波迴洑淼漫无邊江海猶在處為難黑風平起漂泊山隅裂恍摧幢控告無處復有青旗海賊非意忽來打破大舶俱斷汝命遂令汝等棄所愛身父母宗親不復相見汝等當自思察不去為善時諸人衆多怯少勇聞斯告已下船者多其船遂便輕重合度三告令已便拔沉石長風鼓扇大舶趁波猶如駁雲一翥而去志皆安隱得至寶洲施師告曰贍部洲中所有商客皆志湏知此之寶洲多假琉璃與真寶相似仁等應可善為試驗方可持之勿至本鄉方生悔恨又此寶洲有鳴鶴羅刹依止而住若見人時作諸方便出柔軟語詣誑於人遂令君等喪失身命又此洲中多是醉果人若食者於七日中不能醒覺仁等湏知可為警慎又此洲處多有非人依止

而住於七日中共相容忍過七日已便放大風吹破商船時諸商人聞是語已各自防固多取珍寶如稻麻穀豆傾置船中是時施師候風便還贍部如是七度安隱而歸其母告曰汝可娶妻安置家業兒白母曰我還債後方隨母教母告子曰非汝祖父先有債息因何今日去還債耶答曰我自知有即以四寶造鼠四枚復以銀架盛滿金粟上置四鼠詣父知識商主之家時彼商主共諸人衆論及鼠金諸君知不鼠金商主有大福德若執凡石盡成金寶作是語時守門之人告商主曰鼠金商主來在門外報言矣入無宜見邀門人引入即以寶鼠金槃前奉商主白言此是本鼠此是利直商主告曰我不曾憶與汝錢財何故今時云酬本利答曰我為憶之便以往日棄鼠因緣具報商主商主問言汝是誰子答去是某長者之子商主曰汝即是知識之子我宜與汝豈汝酬還汝父去日以多少物置在我處尚未相還即以長女許彼為

妻瓊瑤嚴身送至其它世尊告曰汝等苾蒭勿生異念往時商主即我身是鼠金商主即愚路是我於往日說少因緣言及死鼠遂令因此得大富盛今時因我說少教授便自策勵斷諸煩惱出生死岸成勝妙果永證涅槃

尔時具壽愚路於善說法律中出家得果已王舍城中有大醫王名侍縛迦聞佛世尊與具壽愚路至愚至鈍而為出家便作是念若佛世尊來至此者我當請佛及苾蒭僧伽唯除愚路不在請限爾時世尊為欲化度諸有情故從室羅伐漸漸遊行至王舍城住鵝闍籜迦竹林園中時侍縛迦王子家到已覲水无蟲洗足就座而食已辨唯願知時爾時世尊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大眾隨行唯除愚路詣王子家到已覲水无蟲洗足就座而坐佛告阿難陀曰愚路坐處應可為留時阿難陀奉教留處是時王子手執金瓶盛滿清水從上欲行爾時世尊不肯為受侍縛迦白佛言世尊何不受水佛言王子苾蒭僧伽猶未普集王子白佛誰未到来佛言愚路苾蒭尚猶未至王子白佛我不請彼佛言王子豈汝不以佛為首普請僧衆白言世尊普請大眾佛言王子豈彼愚路在衆外耶王子曰不在衆外佛

我於明日請佛及僧欲設微供佛德尊重不敢親對云除愚路時阿難陀報侍縛迦曰隨王子心令福增長時彼王子札足而去時阿難陀工子去後往愚路所報言具壽仁今當知侍縛迦王子明日請佛及僧就舍受食准限具壽一人是時愚路聞斯語已戒阿難陀曰隨王子心令福增長時彼王子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至旦敷設安置水盆遣使白佛今食已辨唯願知時爾時世尊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大眾隨行唯除愚路詣王子家到已覲水无蟲洗足就座而坐佛告阿難陀曰愚路坐處應可為留時阿難陀奉教留處是時王子手執金瓶盛滿清水從上欲行爾時世尊不肯為受侍縛迦白佛言世尊何不受水佛言王子苾蒭僧伽猶未普集王子白佛誰未到来佛言愚路苾蒭尚猶未至王子白佛我不請彼佛言王子豈汝不以佛為首普請僧衆白言世尊普請大眾佛言王子豈彼愚路在衆外耶王子曰不在衆外佛

◇ 高麗大藏經 ◇

言若如是者應可往喚侍縛迦便作  
是念我敬佛故令人往喚不能尊重  
施其飲食便命使者曰汝今可往竹  
林中喚具壽愚路是時愚路於竹林  
中知王子意遂化作千二百五十苾  
菩皆如愚路形容不殊使者至寺喚  
具壽愚路具壽愚路時諸苾菩一時  
咸應使者不知誰是愚路便即歸還  
報王子曰於竹林內滿中苾菩我實  
不知誰是愚路佛告使者曰汝往寺  
中作如是語是真愚路當可出來使  
者尋去到竹林中喚言是真愚路當  
可出來是時愚路以神通力詣彼留  
處就座而坐時侍縛迦見其來已供  
佛及僧次第行食至愚路所不為懇  
重雖復授與無信敬心世尊便念我  
之弟子德重妙高此侍縛迦以愚癡  
故而自傷損我今宜可彰其勝德尔  
時世尊飯食訖時阿難陀欲取佛鉢  
世尊不與然世尊常法若未取鉢諸  
苾菩衆咸不取鉢愚路見諸苾菩餅  
食訖不取鉢者有何因緣觀知欲彰  
我德便移半座長舒其手如象王鼻

至世尊所而取其鉢是時王子在佛  
邊立見其手已是何大德現此極通  
隨鉢而行欲觀形狀知是愚路既見  
是已生大懊惱悶絕躋地時諸親族  
以水灑面方乃蘇息便就愚路執足  
頂札求哀懺謝說伽他曰  
栴檀之性恒濟冷  
金盤常發妙光明  
聖人常與妙善俱  
爾時愚路報王子曰我常懷忍豈有  
恨心是時王子便詣佛所礼佛足已  
敬辭而退時諸苾菩至住處已咸皆  
有疑謂世尊曰大德何因緣故侍縛  
迦三子未知具壽愚路真實德時即  
不恭敬知已礼足求哀懺謝佛告諸  
苾菩非但今日作如是事於往昔時  
亦復如是汝等當聽於過去世有一  
大王名梵摩達多時北方有販馬商  
客駁五百疋馬往詣中國時彼商主  
有一草馬忽因有娠是智馬種從懷  
胎日時諸群馬不復嘶鳴商主便念  
我此群馬為有病耶何因多日不復

嘶鳴亦不跳躍後時馬生駒已五百  
群馬垂耳而住不敢噴嚏作聲是時  
商主見斯事已即便生念何因有此  
薄福有情生馬群內由斯過故令我  
諸馬皆患生每常乘此草馬上妙  
草穀皆不與之漸次南行至中國境  
到一聚落名曰恭併即於此處時逢  
夏雨商主便念我若去者馬盡漏蹄  
因此患生多有損失我今宜可於此  
居停既停住已於相近處村邑諸人  
隨其工巧各以奇物持奉商主既至  
夏了商旅將行時諸工人悉來送別  
商主隨先所得准物相酬時有陶師  
先以瓦器見奉商主聞其將去婦告  
之曰君今宜可往別商主或容憶念  
以物相酬是時陶師聞妻言已即將  
泥團作吉祥印持見商主商主見已  
去說欲將何物以表念心然而商主  
於小馬駒情尤愛惜謂非吉相告凡  
師曰我今唯有此小馬駒汝若湏者  
隨意將去凡師報曰我多用功造諸  
器物將此駒子踰之令碎此無用物

於我何湏。爾時馬駒聞是語已跪就。凡師試其雙足。凡師見已便生愛心。遂即受取牽將至舍。妻見問曰：「往商主處得何財物？」夫曰：「得此馬駒。」妻曰：「善哉！」此物勞我作器。隨成踰損駒聞此語便至。妻所試其雙足。其妻見已亦起愛心。時彼馬駒於諸生熟凡器之間行步周旋。一无所損。妻報夫曰：「可愛小駒。善能用意。」行凡器內竟無傷損。是時凡師遠去取土。此馬駒子隨後而行。時彼凡師盛土滿岱小駒便去。岱小駒就之。凡師以岱安脊徐負其土還來。宅中夫告妻曰：「可愛馬駒在舍內可為擎下。常以稻糠和油麻滓用充其食。」

爾時婆羅底斯梵摩達多王有一智馬因疾而終。時邊遠國聞王馬死。各遣使報。王今宜可輸我國稅。若不與者勿出城門。若更出者縛縛將來。遣使報。王今宜可輸我國稅。若不與者勿出城門。若更出者縛縛將來。王雖聞語不與其物。怖不出城。時販馬商人至婆羅底斯國。王既聞有北方馬至。其數極多。告大臣曰：「我湏得。」

勝皆由智馬。今時馬死。乘被欺輕我欲幾時城內潛伏。卿等宜應為求智馬。諸臣受教共相馬人入馬商旅觀五百疋馬。知此諸馬被智馬所調。然馬告牧馬人曰：「君今知不此之草馬必產智駒。何意不見共問。」商主曰：「君於馬衆曾有出賣？或乞人耶？」報言不曾賣馬。然有一駒將為不吉於某城邑。乞凡師家時相馬人告諸臣曰：「君等當知彼是智馬商主。頑愚不別良駿。棄眠嘲上味持無用。」呼津俱白玉已往。恭侍城到凡師所而問曰：「君今何用此馬駒耶？」報言：「我今負土相馬人曰：「我與汝驅共相博。換報言不可。」大臣報曰：「四牛兼車。肯相換不報言。我愛此駒。車牛無用。諸臣曰：『汝可審思明當重來。』即便辭去。馬駒雖居畜類智識過人。相時而動。便為人語。諸臣去後。馬駒告凡師曰：「向者人來欲何所見。報言見沒。若相求者何不與之？」仁今不應作如是念。令我終身為君負土稻糠麻滓而充食耶？」若有利。

利大王受灌頂位百枝金蓋擎以覆身。如是勝人我當持負。若我食時於金盆內密和糠米隨意食之。若彼諸人明日來至問馬駒者。仁應報曰：「君等何故相輕？若稱智馬詐為不識。喫作馬駒。若論價者索一億金或可以金盛之於袋。以我右足盡力牽來。若得此者當以相與。」諸臣明日來問凡師。男子汝思量未答。曰：「我已思決。」曰與馬駒不凡師。即以智馬所言悉皆具答。時相馬人聞是語已自相謂曰：「此之凡師頑愚。竟識寧知此馬智非智耶？」蓋應是馬思欲報恩於昨夜中教其作計。大臣告曰：「凡師隨智非智可論。價直。」凡師曰：「與真金一億當可隨意。或復滿袋盛金。令馬右足牽得。」

為量。諸臣議曰：「此有大力。一倍牽金。宜酬一億斯為指定。」諸臣遣使往白大王。今獲智馬索金一億。王得信已便將智馬至婆羅底斯牽入馬廄。安第一槽。便以犧麦并草餵之。馬不肯。

食王自親觀見其不食報掌馬人曰  
豈此智馬先有病耶白言大王馬寶  
无病我今應問說伽他曰  
汝豈不憶陶師舍  
身體羸瘦唯皮骨  
日夜恒隨凡師意  
今為國王乘御首  
余時智馬心懷不忍怒而報曰  
我有逆足心驕勇  
所有勝德汝皆知  
在汝能知於善惡  
詳審智榮衆無過  
何故令人共輕慢  
不依古法相遵奉  
我今閉口寧當死  
縱被愚人久欺慢  
令我懷愁不望活  
時掌馬人聞此說已白大王曰王今  
且可於智馬處隨古仙法所為次第  
大王今與汝上妙供給事 所湏皆稱意  
於王當盡心

馬答彼人曰我隨君言所應作者心  
無怠慢余時大王欲詣花園臣以種  
種殊妙寶物而為鞍轡莊嚴智馬至  
大王所是時智馬見王將御馬便僵  
脊王曰馬患背耶御者答曰此不患  
背恐王難昇所以僵脊王便御馬行  
至河邊馬不肯進王問御者曰馬有  
怖心不肯入水答曰此非怖水恐有  
霑濕灑著王身為斯不入即結其尾  
平治道路幡蓋莊嚴王從四兵當自  
迎接所安置處以赤銅鑠而砌其地  
東宮太子自擊千枝金蓋而覆其上  
王之長女執金寶莊拂為去蚊蠅國  
大夫入臺塗廣木盛以金盤自手擎  
持用充其食第一大目親執金箕以  
承其糞王曰如斯供給此即是王我  
復何用掌馬人曰此非常尔但齋七日  
延迎法或理必須然王曰已過之事  
不可重為餘現前者應如法作即於  
廄中馬住之屢布赤銅鑠太子自持  
千枝金蓋而覆其上王之長女執拂  
拭國大夫人金盤授食大臣執箕  
為其承糞馬見如是微妙供給即使  
敢食時掌廄人說伽他曰  
大王今與汝上妙供給事 所湏皆稱意  
於王當盡心

苑內多興兵衆來投城門王聞邊國  
兵衆俱至便乘智馬欲取後門而入  
城內於其中路有一大池名曰妙梵  
多諸蓮華溫鉢羅等亦覆其上是時  
智馬既至池邊足蹈蓮花徐行而過  
得入城中邊賊逃散時王大喜告諸  
臣曰卿等知不若有能於灌頂刹利  
大王救其命者彼欲如何以酬恩德  
諸臣白言合與半國王曰彼是畜生  
如何與其半國之賞宜應為彼於七  
日中廣設無遮與作非時俱物頭會  
隨所湏者皆悉給之諸臣奉教悉皆  
為作時販馬商主見設大會問諸人  
曰何故非時作此大會諸人報曰君  
豈不憶於恭侍城以一馬駒乞凡師  
耶彼是智馬舉世稱珍王以一億金  
就彼市得能活王命緣斯喜慶故設  
无遮商主聞已便作是念豈我留駒  
是其智馬我今宜往觀彼形容既至  
廄所智馬見已問言商主所賣衆馬  
獲得幾何我獨一身以一億金報凡  
師訖商主聞已悶絕躋地水灑方鮮  
而住遂經多日四遠諸國聞王住居  
便捧馬足申謝而去

尔時佛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住  
時商主者即侍縹迦太子是往時智  
馬者即愚路苾芻是往昔商主未識  
智馬有勝德時便生輕蔑知勝德已  
懺謝而去今時侍縡迦未知愚路有  
勝德時便生憮心及知具德礼足申  
謝是故諸苾芻凡夫之人自無慧目  
不應於他輒生輕慢當以智慧隨處  
觀察如是應學

教授苾芻尼至日暮學處第二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  
令難鐸迦教授苾芻尼應為說法時  
蓮花色苾芻尼與五百徒衆來詣具  
壽難鐸迦所俱札足已在一面坐求  
請教授宣揚妙法時難鐸迦即以圓  
滿句義美妙言辭為其說法聽者忘  
疲遂至日暮諸尼方去即至門所城  
門已閉時諸尼衆喚為開門守門者  
曰門已閉訖尼復告曰汝父敬信何  
因遮我當為我開報云門鑰已付王  
家无由能得時諸尼衆既不得入遂  
相告曰去斯不遠有空園林可共投

一切有部毘奈耶第三十二卷 第十九派 而

一切有部毘奈耶第三十二卷 第二十張 而

宿如世尊說雖居樹下亦依次共分彼  
便依次而分與之此是聖者某甲樹  
此是某乙地便作誼聲令外聞微時  
彼尼聲便相告曰未可近城且當劫  
此諸老宮人時蓮華色尼觀知賊至  
便作是念勿令群賊劫同梵行現可  
惡相我當觀察勿使由此誼聲生他  
不信觀見五百群賊欲來竊盜遂化  
作毗盧宅家軍兵鼓聲四合賊相告  
曰此是三軍四面圍合必當殺我令  
在須臾我等宜應四竄逃走賊既散  
已時蓮花色尼告諸尼曰姊妹有五百  
群賊夜聞語聲欲來相劫我以神  
力令其逃竄汝等宜應小聲分布  
即於此宿旦乃入城時婆羅門居士  
等見苾芻尼從外入來便生謗謗作  
如是語沙門釋子大有妙法男女雜  
居而修淨行少欲苾芻尼聞生嫌耻即  
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集諸苾芻尼  
色尼護五百尼令免賊難佛告諸苾  
芻尼非但今日共相濟免於過去特亦  
相救濟汝等當聽乃往過去於聚落  
中有一商主要妻未久告曰我今欲  
往他方興易經紀妻言善好既元子  
息我亦隨行夫曰長途險難誰相供  
給可於此住勿隨我行其婦見其遠  
遂便啼泣行伴報曰何意湏帝答言

知時宜不寂靜者讚歎知時能修寂  
靜告諸苾芻尼曰我今制其學願應  
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雖被衆差教誠苾芻尼乃

至日沒時而教誠者渡逸底迦

若復苾芻尼者謂難鐸迦餘義如上被

衆差者謂以白二教誠者謂以三學

法而教誠之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

日暮日暮想及疑皆得墮罪若未日

暮作日暮想疑得惡作罪若不日暮

作不日暮想若雖日暮作不暮想著

無犯若通宵說法或寺門相近或不

閉城門此皆无犯又無犯者謂最初

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經

時諸苾芻尼請世尊曰大德何因蓮花

色尼護五百尼令免賊難佛告諸苾

芻尼非但今日共相濟免於過去特亦

相救濟汝等當聽乃往過去於聚落

中有一商主要妻未久告曰我今欲

往他方興易經紀妻言善好既元子

息我亦隨行夫曰長途險難誰相供

給可於此住勿隨我行其婦見其遠

遂便啼泣行伴報曰何意湏帝答言

一切有部毘奈耶第三十二卷 第二十張 而

我欲相隨不將我去行伴報商主曰可相隨去商主曰誰相供給伴曰我為供看即便將去既涉長途宿在山險諸人皆睡唯商主婦一人誓言覺時有師子來入商營是時婦人手旋火頭趨却師子空中天見說伽他曰未必諸事業男子惟能為雖復是女有智駕師子佛告諸苾芻往時商主婦者即蓮花色苾芻尼是昔時於夜救諸商旅今復能護五百諸尼為駕群賊

誘他為飲食故教授苾芻尼學處第二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令難鐸迦教授苾芻尼并為說法時大世主苾芻尼與五百徒衆詣難鐸迦處俱札足已求請說法却坐一面時難鐸迦以深妙音演說句義女人少智率未能解懷怖懼心不敢詰問時大世主及諸徒衆既聞法已札足而去便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大世主白佛言世尊我等適往聖者難鐸迦所求請說法時彼聖者以深妙音演說句義女人少智率未能了

懷怖懼心不敢詰問如佛所說由布施故能得无畏若佛世尊許諸尼衆於苾芻邊設供養者我當隨力而為供養佛言隨意應作時苾芻尼不知將何供養佛言應以五種正食或五齋食或與腰條等時有苾芻尼躬持乳粥及以美團入逝多林詣具壽難鐸迦處時六衆苾芻每令一人在寺門前經行而住時邬波難陀於寺門前見苾芻尼問言姊妹所持何物答是乳粥及以美團問言欲與誰食答曰將奉尊者難鐸迦邬波難陀曰姊妹若我邬波難陀常得乳粥及美團者我亦常能教授尼衆次復有尼更持酪粥或持諸餅邬波難陀見而報曰我比謂難鐸迦以如法心為尼說法寧知但為小小飲食因緣而相教授少欲苾芻尼聞是語已便生嫌耻云何苾芻尼作如是語為飲食故教授諸尼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集苾芻衆問邬波難陀曰汝實作是語謂苾芻尼為飲食故教授於尼耶邬波難陀曰實尔大德世尊種種呵責乃

至我今為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尼向諸苾芻尼作如是語汝為飲食供養故教誠苾芻尼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尼者邬波難陀餘義如上飲食者謂五穀五齋餘並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向他苾芻尼作如是語為飲食故教授苾芻尼者皆得波逸底迦若見苾芻尼實為飲食教授尼者說之无犯又無犯者謂取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經與非親苾芻尼衣學處第二十四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夫妻共居更无男女至年衰邁親舊知識物產資生患此病欲求出家婦曰我亦出家報言隨意即便相隨詣大世主處頂札足皆將盡告其婦曰賢首我今年老不能經紀欲求出家婦曰我亦出家報言隨意即便相隨詣大世主處頂札足已白言聖者我妻欲於善說法律而求出家唯願聖者與其出家并受圓具時大世主問知无難即與出家并受圓具時大世主報其夫曰賢首女人之法體多愛著仁可時時來相看

問報言甚善夫即往詣逝多林中一

苾蒭處求哀出家苾蒭問已即與出

家并受圓具時城內人聞長者出家

苾蒭希有諸人皆以飲食衣服卧具

湯藥而為供養莫希勝福彼於異時

披著上服往尼寺中詣故二尼處尼

札足已在一面坐頻頻舉目觀僧伽陀

是時苾蒭報言姊妹汝意欲得此大

衣耶答曰必有盈餘施亦佳矣苾蒭

便念此意難違我與此衣更作餘者

即與衣而去尔時世尊告阿難陀曰

汝可告諸苾蒭世尊欲向人間遊行

若有願樂隨佛去者當持衣服時阿

難陀奉教知世尊便與大眾寂靜

國達如上廣說世尊欲往摩揭陀國

世尊常法將出行時即以全身右旋

而顧如大象王觀察徒衆恐諸苾蒭

衣服不整見彼苾蒭唯著上下二衣

欲出遊行世尊見已告阿難陀曰苾

蒭豈可安居之處不得夏衣耶白佛

言得佛言何故此苾蒭無僧伽陀但

著二衣隨我遊行時阿難陀具以事

白世尊告曰苾蒭以衣與非親尼耶

一切有部毗奈耶第十二卷 第二五張 而

白佛言與佛言若非親尼者不知等

量有衣无衣得時便受親則不爾世

尊以此因緣聞彼苾蒭汝實以衣與

非親尼耶白言實尔世尊種種呵責

廣說如前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蒭與非親苾蒭尼衣除換易

波逸底迦若復苾蒭者謂此法中餘義

如上衣有七種並如上說此中犯相

其事云何若於非親作非親想疑與衣

者得墮罪若親作非親想疑與衣者

得惡作罪若親親想非親親想與衣

者無犯若見遭難無衣服者與之無

犯或因說法愛樂美言持大疊施或

因受戒而施或復賣與或博換與又

無犯者謂取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

惱所經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一切有部毗奈耶第十二卷 第二六張 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三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與非親苾蒭尼作衣學處第二十五

余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

孤獨園時笈多苾蒭尼五衣破壞多

有餘衣便作是念誰當為我判作大

衣如是念時有餘諸尼來至其所告

言笈多何故似有憂色彼便報言姊

妹我之五衣並多朽故而僧伽陀極

是破碎我今多有疊衣不知欲遣誰

作諸尼報曰汝豈持金鉢從他乞食

耶汝有聖者邬陀夷衆所知識寧容

憂念无人刺衣報言彼是尊德豈能

為我答言或容為汝報曰彼定不能

答言豈有將涉波人聞水流聲即脫

鞅履可持疊去或能為刺是時笈多

即持白疊往邬陀夷所札足而坐時

邬陀夷見其大疊報言笈多若人得

此新好白疊刈作複僧伽陀衣隨時

受用修諸善品日有增益笈多日大

德若湧理合持奉然我大衣極成破碎

今將此疊還為作衣時邬陀夷便作

斯念我與刑者十二衆尼若有刑者皆來憑我我復何容為他勞苦若不刺者笈多見恨我今宜可作法刑之令如木釜一煮便壞不復更來令我縫刺報笈多曰可留疊去時六衆苾蒭來見大疊問言大德此是誰蟲報言是所愛人物問言誰是所愛報是笈多若如是者我等共為即截其疊尋便判了時邬陀夷持此大衣詣經行處以五色線刺作自身共笈多尼相抱之像便持大衣置房中架上笈多既至問衣成未報言衣始判成汝即來至遂便以衣置彼肩上告曰乃至未染已來不得輒開便獲罪是時笈多持衣而去彼同伴尼告言笈多可將衣來我試為觀不知尊者如何刺作笈多報曰汝可不聞聖者邬陀夷作如是語乃至未染已來勿輒開衣若開得罪既至寺內諸尼報曰我試看衣刺作何似報言聖者邬陀夷作如是語乃至未染已來不應輒開若開得罪時有得意苾蒭尼強就肩上抽取大衣遂便開張諸尼見已

皆大譏笑作如是詬聖者邬陀夷久與笈多不能相見今日始得交頸同居時喬答亦大世主報諸尼曰汝等頭上无髮腋下毛長有何歡情而更誼笑諸尼自言聖者邬陀夷作非法事由斯見笑遂問其故尼以事白時大世主告諸尼曰彼常惡行虧損聖教令法河岸日見崩墮諸苾蒭尼以此因緣白諸苾蒭諸苾蒭衆聞生嫌耻具以白佛佛告邬陀夷汝實與非親尼作衣耶白言實尔大德世尊集諸苾蒭種種呵責邬陀夷已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蒭與非親苾蒭尼作衣者波逆底迦若復苾蒭者謂邬陀夷餘義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得罪輕重六句同前無犯如上與苾蒭尼同道行學處第二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蒭攀附邬波離施作如是念共相告曰此諸黑鉢用栴檀脂以塗其足常遊四方將欲行時受他利養行還之日復受供給多人受教我等猶若井蛙未曾遊歷是故無緣得他別養我今宜可告姊妹知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往十二衆苾蒭尼蒙告言姊妹汝等善住我欲遠方隨處教化時彼諸尼聞皆啼泣邬陀夷問言姊妹何故啼泣答曰大德行矣給死空虛報言姊妹大師處世百千聖衆汝等何故輒謂空虛答曰諸黑鉢者聞我名時尚不歡喜豈容至彼許我安坐賜以言談為宣妙法邬波離陀曰若如是者可相隨去吐羅難陀尼曰苾蒭與尼同一道行是事合不邬波難陀曰道理合去誰復相遮多辦路根可相隨去時苾蒭尼隨言辨訖六衆苾蒭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既得食已往尼寺中十二衆見白言聖者可食卜食六衆為受所有路根悉皆食盡告諸尼曰姊妹汝等造得路根應可將來鞠其好不尼便報曰向者小食並是路根今已食盡六衆曰若如是者何得長遠共相支濟更可多作若少乏者當受飢苦彼更營辦俱授商旅時有乞食苾蒭亦欲隨去諸人報曰斯等六人並皆西行若同去者

被惱不疑乞食者曰我不從彼受業亦不依止為師彼以何緣而相惱亂不受勸言遂即同去是時六衆既至界外自相謂曰我等何能久事容執宜各隨意作自威儀是時難陀與難陀苾蒼尼難陀弟子及尼弟子乃至求寂及求寂女同在一處隨路而行其邬波難陀等亦復如是時有婆羅門居士等見其合雜作如是語此是沙門婦此是男此是女此是兒婦此是孫子與俗不殊何有正法邬波難陀聞而告曰俾惡婆羅門假令我今腳踏汝咽多畜妻子法與非法何干汝事時彼乞食苾蒼聞已生念我寧身死誰能共此惡行之人共為遊歷遂即旋返至逝多林時諸苾蒼見而問曰善來行李安樂不答言具壽寧有安樂我共六衆同道而行彼行惡事虧損佛法問曰彼作何事即便具答少欲苾蒼聞生嫌惡云何苾蒼與尼同路人間遊行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知已待六衆至集衆問曰汝等六人實作如是不端嚴事耶答言

切有部叢書第弔三卷 第五張 而

寶余世尊種種呵責乃至制其學家應如是說若復苾蒼與苾蒼尼同一道行者波逆底迦如是世尊為諸苾蒼制學處已佛在給孤獨園有衆多苾蒼尼在王舍城於王園寺三月安居夏既終已欲詣給園札世尊足出求商旅於商人中是有苾蒼遂相謂曰姊妹此有苾蒼不合同去當更別求諸商旅中皆有苾蒼復相告曰我雖久覓皆有苾蒼不可同行但遙望商旅隨後而去時苾蒼尼在後行時趁伴不及便被盜賊劫奪衣資漸漸遊行至室羅伐詣苾蒼尼寺尼既見已告言姊妹行李安樂不答曰寧有安樂在路遭賊劫我衣物諸尼罪日豈無商旅與同行耶答言有若余何因遭賊荅有苾蒼不合同去緣斯在後遂遭賊劫諸尼曰九十六種諸外道類皆憲愍愍不棄女人唯佛世尊獨奈我等今元依怙被賊劫奪諸苾蒼尼聞三白諸苾蒼諸苾蒼白佛佛言除時因緣復於吳時有衆多苾蒼隨逐商旅人間遊行飲食有問佛云

應持路糧如佛所教持路糧者諸苾蒼不知遣誰持去佛言應令男淨人或女淨人此若无者令求寂男求寂女此若無者苾蒼苾蒼尼應更于持去更于授食又有衆多苾蒼人間遊行有染患者諸苾蒼棄之而去佛言苾蒼近頭尼在足處便生染心佛言苾蒼近足尼在頭邊行至村坊俱看病人不行乞食遂闋飲食佛言應留一人看守病者餘皆乞食若苾蒼尼病人看守病者餘皆乞食若苾蒼尼病亦應准此將去余時世尊告諸苾蒼尼是創制此是隨開乃至應如是說若復苾蒼與苾蒼尼共商旅期行者除餘時波逆底迦餘時者謂有恐怖畏難處此是時若復苾蒼者謂是六衆苾蒼尼者謂十二衆期者謂同結伴行者謂涉路而去除時因緣者謂有難緣得同商旅若无商旅不能得去恐怖畏難乃至結罪並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蒼共苾蒼尼商旅同路行時若越半半拘盧舍皆得

切有部叢書第弔三卷 第六張 而

惡作滿拘盧舍皆得隨罪或從村

詣野或從野詣村里數結罪咸皆准  
此又无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

亂痛惱所經

與苾芻尼同乘一船學處第二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六衆苾芻難陀鄒波難陀共相謂曰

此諸黑鉢用赫臘脂以塗其足如是

等廣說如前乃至告十二衆知彼便

啼泣令辨路般遂共同船男女交雜

諸人譏笑諸苾芻聞以綠白佛佛便

呵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苾芻尼同乘一船者波

逆底迦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

已在給園中去斯不遠有河名曰難

渡於此河外有村名曰白鵠村有長

者造立大寺修營既畢欲施與僧便

請二部僧尼就彼設供時有一尼勤

修善品作如是念我於今日不行乞

食且當作業待至臨中我當赴供既

修禪誦見日欲中遂到河岸見諸苾

芻先在船上是時船主報言聖者宜

可上船尼言賢首我不合去宜待後

五百部卷第十三卷第十八

四

船必更回來取人將去復喚尼上尼

見苾芻復太在後船到彼岸繫纜而去時苾芻尼遂便叫喚船人船人可

來取我船人不肯尼乃佇立河邊見

日過午即便歸寺乃至食勢尚存能

為習誦飢虛既逼倚卧一邊是時諸

尼赴供迴已問此尼曰聖者食是他

物腹豈他耶多食貪饕飽閑而卧華

日我不去食何閑之有問曰何因不

食具以其事告語諸尼尼白苾芻苾

芻白佛佛言除直渡世尊以此因緣

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為

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苾芻尼期乘一船若汎

波若汎除直渡波逆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數如上期

乘一船者謂共乘船過津濟處汎波

者謂下水汎者謂上水直渡者謂

心亂痛惱所經

獨與女人在屏處坐學處第二十八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具壽鄧陀夷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

城乞食次至故二笈多之舍是時笈

多遙見鄧陀夷來即為敷座告言善

來聖者可於此坐即共笈多相對而

坐時鄧陀夷為其說法憶昔同叡告

笈多曰汝憶昔日於彼園中或天祠

處敷設如是臥具然如是燈明食如

是飲食作如是歡戲不答言我憶時

有乞食苾芻亦至笈多舍笈多見已

作如是念我今若起與食恐絕言談

即便攜手令去時鄧陀夷見其攜手

告言笈多汝對我前情无羞耻便與

外人手相攜遣報言聖者我實不與

求食我作是念若起與食恐絕言談

遂以手攜更無別意鄧陀夷曰豈我

為汝說四聖諦法而畏絕耶然我於

昔時常自舉手從他乞勾得斯產業

捨而出家汝今不能助成福事惠施

乞人于時笈多即便重喚乞者以上

妙餅食授與滿鉢時乞食者得食便去其邬陁夷於此飯食訖歸過多林彼乞食者便作是念我今宜往大德邬陁夷所助其歡喜往彼告言大德當生慶喜我於今日受仁妙供邬陁夷

人得波逆底迦若在門屋下或在房  
門前或令女人獨於此處摩賈諸樂  
大開其門來往諸人皆得見者無犯  
又無犯者謂取初犯人或癡狂心亂  
痛惱所經

坐其事。竇余然大德。鄒邴東采。至於此立。共父多恣意言話。乃至母嫁。亦並評章。諸艾苦尼問。父多日。竇作如是不端嚴事耶。答言。竇余諸尼間已咸生嫌耻。云何。艾苦尼獨在。

曰汝初入舍見作何事答曰見以手  
遮問曰後作何事答曰彼出好食持以  
相施報曰當尔之時我在舍內令施  
汝食問曰大德當時共女人一處坐  
耶答言尔曰此事合不答從合不合  
我已作訖何干汝事若汝不能共容  
忍者當告苾蒭制其學處答曰我豈

與必菩尼屏處坐學處第二十九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是時笈多既出家已次當授事時諸尼衆於日初分著衣持鉢皆行乞食唯有笈多獨在寺住時邬陀夷入城乞食至苾菩尼寺是時笈多躬為灑掃於寺門前遙見邬陀夷來告言善來

屏處立以此因繅白諸苾芻諸苾芻  
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衆問答可責  
廣說如前乃至為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獨與一苾芻在屏處坐者  
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邬陀夷餘  
義如上釋獨等義廣說如前此中犯  
相立卧皆犯餘如前說

相捨即以此事白諸苾芻少欲者聞各生嫌耻云何苾芻與女人屏處獨坐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乃至問鄒陀夷廣說如前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獨與一女人屏處坐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耶陀夷餘義如上女人者謂堪行姪女獨者謂无第三人屏處有三謂牆檻及傍坐者謂一尋內縱身而坐結非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獨與女人在屏處縱身而坐無第三

聖者即便放舊前禮其足在一面立時邬陀夷便為說法說法既久憶昔同歡告笈多曰汝憶往日於彼園中廣說如前乃至答言我憶時有老病苾蒭尼在門屋下坐作如是念此之二人乃至母嫁時事亦共評論時既延久笈多報曰聖者應去諸苾蒭尼欲來入寺見不掃除恐生嫌恨我當掃灑邬陀夷遂去笈多掃灑諸尼見問掃地何少答曰自汝去後我立不坐老尼聞已報曰仁等去後笈多不

知苾芻尼讀歎得食學處第三十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尔  
時具壽大迦攝波在城東園鹿子母  
舍時迦攝波於晡後時從靜慮起往  
世尊所礼佛足已退坐一面尔時佛  
告迦攝波曰汝今年喪朽老所著布  
糞掃衣極成重滯此應棄捨當隨我  
教依衆而住受別請食及施主衣應  
以刀截井染壞色而守持之時迦攝  
波奉教歡喜礼佛而去於此城中有  
一長者於長夜中作如是念善哉

迦攝波合受人天恭敬供養我當何時於已舍中得設微供延請未食長者聞佛令迦攝波依衆而住並受別請往詣其所足已在一面坐時迦攝波為彼長者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長者便念我若獨請大德詣舍食者或容不肯受我今宜可通請四人長者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禮敬白言聖者唯願大德并已四人明日就家受我微供是時尊者默然受請時彼長者見受請已礼足而去既至舍已告其妻曰賢首我於長夜作如是念善哉大迦攝波合受人天恭敬供養我當何時於已舍中得設微供延請來食我於向者延請大德通已四人明來我舍為受供養彼已慈悲許受我請賢首宜可多辦清酒上妙飲食其妻聞已尋皆備辦應合食今日修營堪熟食者明朝當作待彼長者至明日清旦便作是念我今若於三層舍下敷設坐席乞食諸人共相誼鬧若在第三層上鳥亂飛恐汗飲食宜於中層敷其座褥既敷設已

即令使者往白尊者迦攝波大德飲食已辨幸願知時如佛所說若為先首受他請者應在前赴時大迦攝波於日初分通已四人往長者舍既至彼已便昇中閣就座而坐是時長者礼尊者迦攝波足已在一面坐時大迦攝波為其說法示教利喜時吐羅難陀苾芻尼亦未乞食前入長者舍告其婦曰妙相無病長壽當施好食長者婦見報言聖者今日稍忙无暇相與問言何為答曰尊者大迦攝波一切人天皆恭敬供養今我舍內聊設疎供請彼四人來此受食時將欲至仁可且去尼便報曰彼是外道出家至愚至鈍多有諸餘釋迦族出家具或為大法師三藏俱明詞辯無尋何不供養乃施餘人時大迦攝波聞此語聲作如是念勿令此尼廣為惡業故作聲歎金聲雅亮響遍中尼聞妙音知是迦攝波作如是語彼大龍象便起怒心從閣而下彼下是六龍象便起怒心從閣而下彼下

閣時急行震響尼聞行聲便作是念聽此行步響異尋常必當於我作無利事宜可急出勿令見我即擡裙急步疾出其舍長者告曰禿沙門尼何故逃走更不得來入我宅內尼遙報曰汝家如廁如獄停旃荼羅我蒙國王同宮內人无有障礙汝若觸著我者當截汝雙腕長者告曰禿沙門尼諸耆宿尼蒙王恩澤非汝貪恚無識之人且放汝去長者曰持種種上妙飲食竭誠供養飯食既訖拔鉢洗手齧齒木已長者及妻卑席而坐聽說妙法時大迦攝波為說法要示教利喜從座而去至住處已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蒙佛教令依衆住受別請食由斯乃是外道出家至愚至鈍復是佛弟子中為大龍象我於今日得斯毀譽大德讚居樹下著糞掃衣佛告大迦攝波我於長夜自居闌若讚住闌若自常乞食讚常乞食自居樹下著糞掃衣讚居樹下著糞掃衣佛告大迦攝波沒見何利自居闌若讚住闌若自常乞食讚數乞食自居樹下讚數樹下